

■ 道不尽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沧浪云
李 煞
等著

■ “教父”：萧友梅

■ 灿若星辰：杨仲子

■ “学院派”开创者：黄自

教我如何不想他

民國音樂人

■ “黄色”：

■ “艺术至上”：程懋筠

■ 是非功过转头空：江文也

■ 乐坛双璧：刘半农、刘天华兄弟

团结出版社

沧浪云 李 煞 等 著

教 我 如 何 不 想 他

民 國 音 樂 人

團 結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我如何不想他:民国音乐人/沧浪云等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214-934-2

I.教… II.沧… III.音乐家-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224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装订: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150×226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182 千字

版次: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14-934-2/K·557

定价:38.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前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那是一个做音乐人依然寂寞的时代。没有动辄今天人民币四位数以上的创作费或更多位数的出场费，没有国家特殊津贴，没有左右考生和参赛者的生杀大权，没有家族社会的支持……那个时代又是一个做音乐人很“酷”的时代，几千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西风东渐，中国音乐何去何从？最浪漫、最痴迷、最理想主义者才会“不切实际”地主动选择在那个时代做一名职业音乐人，一肩挑上这副沉重的担子。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将本书中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开端，这些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这群有着纯粹情怀的人，在那个年代的潮流里激起过绚烂的浪花，挥洒过夺目的才华，书写过崭新的篇章，然而在身后不远的今天却被历史有意无意的忘记，变成我们记忆中的陌生人，他们创作的那些声音，那些曾经感动过那个时代民众心灵的音乐，也已飘散在时空中似有若无，有的和许多伟大的杰作一样，等待来自百年后或更长时间后人们的再一次热衷。

书中，读者可能会读到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不必感到自己无知——事实上，即使音乐学院的学生们也未必都听说过他们，历史的狭隘造成了我们的集体失忆，而任由这些珍贵的记忆流失，却不仅仅是历史的遗憾。

我们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来捡拾起这些记忆，在点击一下鼠标就能搜索出许多所谓“新音乐人”的时代里，重新温习什么是真正的“新音乐”时代，什么是真正的“新音乐”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初窥西乐的洋务人士	李文静 1
“中土西来第一人”	3
“逍遥海外作鹏游”	4
“如此壮行能有几”	8
环游全球第一人	10
圣人之教不容	12
历史的遗憾	14
第二章 百年前的校园歌曲——学堂乐歌	韩蕾 17
“学堂音乐之父”——沈心工 (1870—1947)	20
道不尽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1880—1942)	27
开创十个“第一”的音乐先驱	
——曾志忞 (1879—1929)	46
第三章 “教父”萧友梅 (1884—1940)	于波 51
窗外风琴，撩拨少年的梦想	54
莱比锡的青春，没有浪漫	58

临时国歌，小荷才露尖尖角	61
马褂乐队，中国人的欢乐颂	65
搬家，音专的家常便饭	70
退学风波与两拒蔡元培	74
爱情与爱国，教父的大爱情怀	77
寒梅凋落化春泥	81
 第四章 灿若星辰：杨仲子（1885—1962）	 谢婷 83
书香门第	85
家穷志不短	86
仲妮之恋	88
东方之奇星	89
大展拳脚 以乐兴国	91
友谊	95
质疑	96
不当叛徒	97
“借刀抒情”	98
人生的遗憾	99
 第五章 “学院派”开创者	
——黄自（1904—1938）	李文静 103
童年与歌声	105
“大名鼎鼎之‘音乐家’黄今吾”	106
“法·培德·嘉派”会员	107
中国第一部交响乐：《怀旧》	109
结缘上海音专	110

“做黄自先生的学生太幸福了”	112
“学院派”领袖	114
创作生活	117
爱国情怀	119
半篇残著 新声待谱	121
盖棺未定论	122
 第六章 “黄色”黎锦晖 (1891—1967)	 李煞 125
细雨梦回——音乐经典《毛毛雨》	128
童年滋味	129
少年行	132
开风气之先——中华歌舞专门学校	139
国色天香——中华歌舞团	143
“行路难”——中华歌舞团的南洋之行	147
明月初升——第一届明月社	152
噩梦“黑天使”——第二届明月社	155
风流云散——婚变	163
世路荣枯见几回——第三届明月社	166
峥嵘岁月	167
最后的困惑	172
何日君再来	174
 第七章 是真名士自风流	
——青主 (1893—1959)	曹瑜 177
廖尚果·青主	179
华丽丝·萧友梅	182

“亡命乐坛”·“苦”中作“乐”	184
《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	186
《乐话》·《音乐通论》	189

第八章 “美哉！少年中国”

——王光祈 (1892—1936)	余浩南	195
童年轨迹		197
少年中国梦想		199
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		205

第九章 “艺术至上”程懋筠 (1900—1957) 丁丽丽 215

从《中华民国国歌》说起	218
世代官宦 书香门弟	220
弃理从乐，成为音乐世家的引领者	221
创办“音教会”不遗余力 投身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224
反对歌舞团 取缔黎锦晖	228
职业音乐家担纲话剧演出	230
卓尔不群的创作才华	231
咬紧牙关，去恨我们的敌人	232
风雨人生 帷幕落下	234
余音散去 哀愁绕梁	235

第十章 是非功过转头空

——江文也 (1910—1983)	丁丽丽	237
流离的童年		240
师父领进门		241

弃工从乐 崭露头角	243
“勇于献身的人，便无所畏惧”	244
厚积薄发 声名鹊起	246
“听”出来的音乐才华	247
台湾的“肖邦”	248
从准日本音乐人到中国的民族音乐人	249
醉心于民族音乐	250
一步走错，半生蹉跎	252
“当初我没有离开，今天我一点也不后悔”	255
未竟的“天鹅绝唱”	256
人生寒暑几回 毁誉终有人评	257

第十一章 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 (1892—1982)	董芳	259
出生世家		261
留学生活与音乐		262
“业余”作曲家的惊人成就		265
将对祖国深情的爱融入音乐		267
独特的吟诵音乐		268
赵元任与《新诗歌集》		270
教我如何不想他		273

第十二章 乐坛双璧：刘半农 (1891—1934)、

刘天华 (1895—1932) 兄弟	沧浪云	279
谁无潦倒失意时		282
各施妙手谱佳篇		283

无奈苍天不假年	294
第十三章 一代宗师杨荫浏 (1899—1984)	于广彤 303
断肠之声	305
名门之后	306
童年记忆	308
天韵社	311
郝路易	314
求学之路	316
光华大学	322
普天颂赞	324
烽火连台	327
国乐采集	330
蹉跎岁月	334
落日黄昏	337

第一章 初窺西乐的洋务人士

李
文
靜

西學
始末
原

伊
上
觀
品
圖

西方音乐的传入，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开始追问的一些问题如：中乐西乐孰优孰劣，还是各有所长等等，直到今天这仍是人们最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一代“新音乐”和“新音乐人”正是在最初这样的思考中得以诞生。

今天，我们知道文化多样性能让我们的世界更富于活力和热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哪怕是最先锋、最怪异的风格，我们也学会了见怪不怪。而一百多前的中国人遭遇最初的碰撞会怎样？面对闻所未闻的西方音乐，他们经历了怎样从不识不懂到理解、到接受、直至到为我所用的这一路历程？

翻开最早接触西方现代文明的“洋务人士”的笔记，追溯到孕育“新音乐”于胚胎的时代，在那些全然不同于现代观点的文艺视角中，曾有一面光怪陆离的“西洋镜”……

——编者

“中土西来第一人”

洋务运动时期留下的最早的关于西方音乐记录是斌椿的《乘槎笔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訢有鉴于“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况，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决定派遣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等人随同准备回英国的总税务司赫德一起赴欧美各国考察，因担心这些弱冠之年的学生“少不更事，貽笑外邦”，便委派了当时为赫德办理文案、年已63岁的斌椿担任考察团的团长。斌椿（1804—1871），字友松，是汉军正白旗人，由科举入仕。性喜诗文，好旅游，做地方官时曾经“遍游中国”，尚不满足，“久有浮海心”。1866年3月（同治五年正月），考察团扬帆启航，历时达8个月，途经法、英、荷、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等15个国家和地区。这是近代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赴欧考察团。回国后，斌椿撰写了《乘槎笔记》和《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等考察日记和诗文集，自称是“中土西来第一人”。

斌椿在伦敦



出国前的斌椿对西方并非一无所知，他曾与美国驻北京使馆参赞威廉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等“西儒”有过交往，初步接触了“地圆说”等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也从李善兰那儿得到了一些欧洲国家的资料，但这都比不上真正身临其境时的视觉冲击。他在赴巴黎的航程中，第一次见到了小型的西洋乐队——由“日耳曼男女乐工八人”组成。见惯了丝竹乐器的封建士大夫斌椿，虽然觉得这些西洋乐器，“形制诡异，不可名状”，还是赞扬乐曲“节奏尚可听”，独唱更是“歌喉清越，婉转可听”。在伦敦时，他还多次参加了西方宴会，观赏了歌舞、戏剧、马戏等。在他笔下，西方歌舞表演是神奇的，“女优登台，多者六七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戏剧是奇特的，在瑞典时“夜于花园中观剧，诡异不可名状”；宫廷宴会是奢华的，“各宫夫人，姗姗其来，无不长裾华服，珠宝耀目，皆袒臂及胸。罗绮盈庭，烛光掩映，疑在贝阙珠宫也”。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斌椿在他的日记和文集中表现出了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新奇和情不自禁的赞叹，但他的欣赏视角无疑还是中国式的，他曾经描述鼓琴的“女客”：“歌声绕梁，音韵动人，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用欣赏中国传统音乐的方式来欣赏西方音乐，可以说是这些封建士大夫的共同特点。

“逍遥海外作鹏游”

1867年游历欧洲的中国学者王韬与西方音乐的结缘要比斌椿早。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后改名瀚，到香港后才又改名为王韬。生于江苏甫里（今角直镇）一个私塾先生家庭。“自九

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杂说。”

1845年，17岁的王韬考中秀才，名列第一。当时的主考官江苏学政张芾称赞他“文有奇气”，然而，这却是王韬科举道路的终点。一年后他赴南京考举人未中，从此与仕途绝缘。

1847年他随父亲去了上海，在

《字林西报》附设的墨海书

馆担任中文编辑。正是在

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王

韬开始接触西方音乐。

他曾经听过英人老板麦

都思的女儿弹钢琴，称

其“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日

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也曾为听琴

而携友一起拜访邻居“西妇”，觉琴音，“其声

抑扬高下，顷刻数变。滑如盘走珠，朗如瓶泻

水。雄壮如铁骑千群，银涛万顷；悲怨幽咽如羁

人戍客，嫠妇思女，有不可告人之哀，真可播荡

神志也”。他还喜欢观看西方戏剧，只要外国剧

团到上海来，他都不放过观看的机会。

1867年底至1870年，在香港的王韬接受了理雅各的邀请，游历了欧洲，“英国凡有盛集，及陈实会杂戏，必设乐兵，奏乐台下”，为他进一步接触西方音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在《漫游随录》一书中多次记载了观看魔术、戏剧、跳舞等各种演出的盛况。王韬很欣赏英国的剧院和演出，“联座接席可容三万人，非逢庆赏巨



晚清思想家王韬像

典，不能座客充盈也。其所演剧，或称述古事，或作神仙鬼佛形，奇诡恍惚，不可思议。山水楼阁，虽属图绘，而顷刻间千变万状，几于逼真。一班中男女优伶，多或二三百人，甚者四五百人”。音乐也妙不可言，“台下杂坐乐工数十人，八音竞奏，铿锵中节。或作钧天广乐，鼙吼鲸铿，几于震耳；或为和谐靡曼之音，静细悠扬，各极其妙”。在朋友士班家做客时，朋友的女儿艾丽“必为余曼声度曲，弹琴以和之”，还手把手教王韬弹钢琴，“亦能成声”，可惜王韬不懂西方乐器的演奏技法，只能用“拢、捻、挑、刚”等中国传统音乐技法来描述，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为了感谢艾丽的好意，王韬吟诵了白香山的《琵琶行》一篇，“抑扬宛转，曲尽其妙”，艾丽极感兴趣，“为之叹赏弗置，而更使予逐字度之”。音乐常常与文学相联系，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的一大特点，诗、歌不分家，如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其中“风”是以河南省为中心的民歌集；“大雅”、“小雅”是文人创作的歌集；“颂”则是祭祀时唱的。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了《九歌》。诗、词都是音乐歌曲，柳永的词曾经风靡一时，时人赞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王韬吟诵答谢，也算应景，但又何尝不是无奈之举。在封建社会，“琴棋书画”是士大夫阶层必备的修养和技能，古琴即居其一。圣人孔子喜弹古琴，得意、失意时都喜欢弹奏一曲，还能自己谱曲。但到明清时，读书人大都浸淫于八股文之中，古琴已少有人能弹奏。于是，吟诗就成为这些走出国门的士大夫在回报西方人的好意时常用的方式，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还多次记载了应邀吟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吴伟业的《永和宫词》等诗词的情形。值得称道的是，王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会注意到曲目，一次，他在伦敦听人弹琴，“顿觉波涛汹涌，起于耳际，檐溜奔腾，恍若泉流百道作赴壑声”，特意询问后，得知曲名《瀛洲玉雨曲》。10年后，中国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还因在白金汉宫翻阅音乐曲目而被副使刘锡鸿以汉奸